#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 三朝法傳錄小引

或有問于拭者曰法傳之作也子以史自命乎拭曰何敢言史也史亦何易言也昔陳文憲修國史意甚

銳奏已請旨時焦弱侯先生分修經藉志大內有藏書請文憲奏付史館卒以築道不成拭何敢言史唐鄭惟忠問劉知幾自古文

士多史才少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有學無才是愚賈操金而貨殖也有才無學是巧匠持斤而乏楩柟也拭又何敢言史

韓昌黎云凡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柳柳州歷引古以折其非然昌黎言亦自有見拭又何敢言史明興禮樂文章遠過前代

而史獨廢闕僅有實錄于
臣下事不甚詳載矧史宬
一入非國家有大鼎革不
得坐視而區區韋布於朝
章國故曾不經目經目者

不必寃心又安所藉手以成則史何容易言也苐見三朝以來甲乙是非靡有定論更無他紀以識其實惟是兩朝從信與夫十六

朝廣彙而已皆緝綴邸報
牘衍篇長曾無制作之法
較之陳東莞通紀不迨遠
甚拭是以旁搜家乘野史
以資漁獵并參互而考訂

焉不但　神祖朝征倭征播征哱挺擊妖書楚宗諸大事　光　熹二廟發內帑釋纍因軫念邊關遼撫寧錦鼎建大工諸大事記

之必悉忠臣念國本而忘
其身家義士叱權奸而寒
其肝膽豪傑卉九死而取
義舍生靡不羅網以點綴
雍熙之盛至兵農錢穀士

馬登耗之數司徒司空太
僕會計盈縮之額水利屯
田河渠海運北虜島夷奴
酋番域處置之宜苟可集
衆腋以爲裘願期鑄九金

而作鼎述而不作使異日修史者便討論云爾若執以爲史試想天子命之宰執王之一時文學侍從分曹載筆卒以中道而廢哉

何人斯而敢邀就緒之名耶更想崔浩謗魏生則族誅沈約謗宋死猶截舌言念及此凛凛刑禍之是懼矣況豎儒自括帖外鮮所

涉獵奚能考屢朝之典故究四方之利病而嘐嘐言史也陳壽短諸葛之略魏收減爾朱之惡使人不乎徒生唾棄矣故曰何敢言

史也史亦未易言也朱紫陽論左傳許其詳于事而不與其理蘇子由春秋集解從赴告而不與公穀之揣摩揣即事論事無所揣

摩其書獲附通紀之後庶
法而傳之斯厚幸矣
崇禎桑兆困敦之歲音比
夾鍾之月西湖逸民髙汝
栻敬書於翠紅精室

神宗迄熹宗三朝續紀

神宗顯皇帝

熹宗悊皇帝

#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一

聖湖 高汝栻輯　同郡 吳恩穆 閱

西湖 蔣御龍叅　張錫縉 高昇燁 正

神宗顯皇帝紀 帝莊皇帝長子李貴妃所生年十歲穆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二十一日崩壽五十七上尊號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葬慶陵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上諭內閣。初七日開日宜起日講經筵。令禮部具儀。

高汝栻曰。舊例講幄。必於元宵節假後二十一日始開。今初七即起。聖心普學如此。

湯之日新成王之緝熙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張居正面諭曰。父王昔在御日。嘗一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

謂高拱邪者馮保之矯詔也

張由江右
千秋金鑑
張江陵有
帝鑑圖二
張進鑑先
蓋親美

因賜居正金幣、居正頓首泣謝、謂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于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嘉納之、

高汝栻曰、居正既柄國、慨然以天下爲已任、中外想望丰采、其爲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故嘗言高帝眞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卧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其綜覈滿于上、召羣臣廷飭之詔下、百僚惕然。

輔臣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覽畢、因命宣付史館、賜居正等銀幣、時聖齡方十齡、見捧圖冊進、喜動顏色、遽起立、日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他日上御文華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

言　皇上常留意武備令天下有識者皆曰我　祖宗刀尖上掙來的天下都被令日筆尖兒壞了故俗語說文官把筆安天下武將持刀定太平　上聽言點頭稱

皇上天縱聰明

頌及退謂左右曰適張先生所言文官把筆二句蓋謂治國當用文並要用武張先生是文官都不護短欲朕保護武將此真是公忠體國之臣嘆賞者久之

是圖自堯舜以來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爲吉故用九九惡爲陰爲凶故用六六每一事各用一圖爲之直解以取古人爲鑑之義云

仰生母恩慈

上召輔臣面諭欲于生母　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居正不敢違下蒙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

慈聖皇太后
高拱杖曰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稱皇太
妃我朝自孝肅來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上徽號
二字兹上沖年即位議加兩宮尊號蓋欲尊慈寧也
既諭之明日居正于東閣會揖時謂禮部日故事中
宮當加二字既同爲太后多二字何妨時侍郎王希
烈署禮部即應曰諾于是兩宮並尊慈寧則不加多
亦不減一字矣愚因是想是時皇上沖聖虛心以
聽輔臣肯力爭一言引古禮當亦無難處者乃逆合
內旨使祖宗舊法一旦更變識者慨之嘉靖初年
大禮之議至于發言盈庭死者接踵而此日兩宮之
禮無一人片語可見士氣人心日
以委靡若不急所關甚大矣

輔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每日講讀
畢進暖閣必懇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上覽有
所咨問即召閣臣將本內事情一一敷奏覽本後正字

天官楊博曰此事關係重大若累高之禍

宮進宇與再進午講講通鑑節要將前代興亡事迹明白講畢還宮○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遣緹騎逮至京延鞫之貸之死錮之南京○上御乾清宮選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殿陛左右俟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自何來曰自戚總兵來時閣中票旨著東廠鞫問且屬曰茲後禁勿復言戚總兵此自有作用蓋逢馮保意也保以前事恨高拱獲此因置雙劍于其兩袖欲使誣攀拱使入內行刺以屬不軌耳臣既下廠隨有辛儒者與朝夕同處供其男女飲食之欲備極款洽因教之曰但稱自高閣老所來欲行刺帝及廠審臣果誣服如所教者

大臣人人自猜此言最有味

誰謂天道憒憒也

白一清舍猶有在真義士

然問以拱之狀貌居止城廓所對皆非故刑科知其冤請送法司審問保恐事泄踰日乃令錦衣衛朱希孝等會審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雨雹不止衆皆駭惧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拱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强以誣之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舊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村王大臣央責大臣楊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保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亦何強我希孝等懼遂擺審都御史葛守禮吏部尚書楊博力解居正亦念非體微諷保保稍解二月（拱竟得免）送大臣于法司已中毒啞不能言乃反其辭坐其人以

眞心尚在

闕入宮門律越弃市、

王大臣浙江人以僧奴、浮蕩入都、與小豎暱、竊其牌帳闖入禁門、實非高拱所使也。是時提騎已環高之門矣。高大恐、欲自裁、乃閉高第迫其僕、遂止。

高汝栻曰新鄭既為居正所逐、罷歸里中。又有此案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人入京、取邸中器具。居正召僕問其起居、僕流涕曰王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存。居正為之下淚、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者、使僕賫以遺之。及家　有居正所善客過訪、乃其門人也。拱語之曰幸須寄語大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為于刑書中一簡具疏、得保老蓋、示以無起用之志也、遂得安然無恙、

以葛守禮為都察院左都御史、隆慶中守禮為工部尚書、高拱去國、附徐附者、競上疏以媚徐、守禮獨否。左右侍郎一為桂林徐養正、適拱之同年、一為扶溝劉自強

此老最有材識不圖人也倒可稱正直者耳

通拱之鄉里皆請葛上疏葛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强乎徐劉不得已乃爲白頭疏上之已而守禮罷歸養正遷南京工部尚書去後二年高拱復相感守禮之誼所召用之時劉自强爲刑部尚書高拱從容語曰當時公等作白頭疏時一何怒也劉曰此時若無此疏今日安得在此拱曰葛老先生尚在此耶劉爲赧然守禮廉直人也拱第以舊恩用之終不附麗拱亦少疎其遇王大臣事守禮又極爲死者以是不及于禍交道始終如葛者世不幾見出筆塵

于文定公曰守禮素性不好觀戲掌臺時嘗上疏禁之長安中有潛用者惟對尚不敢作崔廣年來東省

迎新郎君故事、皆當有戲御史以鋼備之、不敢自入

時齊府相君在座、御史對相君、請開後閣斥御史

相君曰、是非言也、嵩曰、公亦不宜有此言、吾所題內

閣所禀。奈何自相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使樂以出、

二月奪御史鍾繼英俸半年、繼英上疏暗指大臣專而

不明言、江陵不敢深罪、止奪俸、尋以他事論。○嶺東平

捷聞、賞賜督撫殷茂正等有差、時嶺東有巢曰洋烏潭、

馬公等寨在惠州。叢山深菁。延袤八百餘里。賊伍端等、

嘯聚于中。蠶食東路。至　穆宗時。後有藍一清等盜爲

巢傑、與其黨斬元爵、踞盤牙四十八巢、晝夜以殺人爲

戲樂。或剖孕婦。或掛嬰兒。使母燃火烹子。使子立觀殺

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以至此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

猾形已露故力主勦

萬計其黨曾延厲等遣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降皆詐也督撫殷正茂曰往歲舉兵虛往實歸徒名殺賊耳不大舉將爲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強胡不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巢如故何也乃召諸軍大會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参議顧養謙吳一介陳奎爲監軍分三道入自冬至春大戰數十諸將佐暨丞尉皆效命直前搗其巢俘斬萬二千有奇搜捕山岩溪洞無一得脫嶺南北郡縣始得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等逐海賊諸良寶等于海崖亦傾其巢云

殷公有功于粵東

瞿九思曰嶺東事多成自縣令丞尉及太學明經偕存文事者必有武備也　漢高帝曰追殺獸者狗也

○關互市月下節安彰瘡日撫順之弛邊賜之亡者詐也

史又稱日護信鐐鐐特賚老人二段此除異小說也安得入史闕之疑然矣矣

發蹤指示歟虞者人也不詐者

論功乎卒云鳥盡弓藏何哉。

命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兵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瑷陽三百里方修築十岔口寬奠堡兀堂十數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張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頗遵約束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者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制之。○大學士高儀予告回籍以呂調陽爲文淵閣大學士調陽與居正行輩而年差長秩尚卑以居正引得枚卜然內不甚附居正事每

獨斷亦不咨訪一日遂入居正取調陽所條旨皆更定日如此此何以示遠近部院由此益輕調陽且繼其鄉人親厚者呂惟仰屋嘆而已○日講畢 上御文華殿後御書大字賜輔臣六卿及講官各一箋 上留心翰墨親書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殿矣至是復書宅揆保衡四字賜居正同心夾輔四字賜調陽正己率物等字賜六卿講官丁士美等責難陳善各一○皆泥金箋也○他日又賜居正弼予一人永保天命俯惟欽崇友作鹽梅及責日精忠又欲爲居正書大岳二字居正頓首謝曰主臣不敢上還已

中官亦知大任宰相何嘗憤耶

千古英明得于沖年尤難

六月、翰林院吏於庭中、有白燕一雙、獻之內閣、閣中有嘉蓮並開、輔臣等恭獻、上溫旨褒答、已而出白燕還之馮保曰、主上沖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及見居正云、白燕相公所獻耶、此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雉乎、因述[illegible]年月、內使携金茶壺出禁門、詔笞三十、發廟恭妃遺內使以金壺遺其私家、爲門者所奏、上曰、此器雖妃所有、然先帝賜器、不當闌出、笞其使而易以酒金遣妃曰、妃家貧、以此給之、其英明如此、輔臣張居正柄政、上眷顧殊絕、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居正以侍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幄、造膝密語、上有

所欲言正字即走出殿門言止乃入。

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 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 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地恐居正立處寒也其隆重如此○史官曰人主年少未能尊次大政大臣不宜受之重爵如漢武帝命詔封金日禪日禪以昭帝年少不受封其後瀕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禪有大臣之義矣今 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居正遽逐中州佚忽自貴忌至陰禍何其識不如二亡虜哉

內教之嚴 具日恭欣 見能皆慈 聖之力也

慈聖內教極嚴○ 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跽而數之嘗視朝日五更至寢所呼曰 皇帝起即命左右掖坐亟取水為 上沃面挈之登車以出○茶城河淤徙

建境山閘并設房村之堤岸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港入海○

平府江蠻

府江蠻作亂布政司楊庶于昭平馬江之界

纘世宗朝史者四維論神宗朝者盡其得亦統頗亂

九一新界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益以壁兵設守備官東則水滙西則僊廻各立土司屯兵耕牧遥相應制且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

甲戌萬曆二年正月輔臣張居正進講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進呈○詔起居事府掌府事張四維充世廟實錄副總裁　肅皇帝在位久章牘浩煩諸司掌故皆闕軼四維極意蒐討犂然具備江陵稱服出已所編初記盡屬筆削云

二月吏部尚書楊溥罷以南京工部尚書張瀚代之時廷推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而瀚資淺最後衡

以宮保當黠自顧驕于公卿間然居正恐其有才難制

圭守禮又惡其戇直明日　上御講筵召居正問曰所推葛守禮非年老者耶居正對曰是　上曰置之張瀚何如對曰疎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　上曰善竟用瀚

三月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又命建玉女祠

○工部尚書朱衡罷以郭朝賓代之

是時出帑二千令衡修建衡爭之內中不悅太后又嘗爲武清治第費以數萬衡復按故事多所裁抑太后頗相銜馮保又言衡多門下客能撓內權故罷之

上御經筵講及秦始皇銷兵事顧謂講官曰可笑秦始皇甚愚不善做皇帝何用銷兵彼木棍豈不能傷人耶

聖人一言勝他人千萬言人定二句何等然否廣大

平都蠻

輔臣張居正進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曰人定真能勝天也○輔臣進　皇陵碑

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先生所進　皇陵碑讀之數過不覺感痛時欲墮淚居正曰　聖祖當年若苦益以天心爲心故能創造洪業傳之　皇上以　聖祖之心爲心乃能永保洪業　上惕然曰朕敢不勉行法祖然凡事尚賴先生輔導○以右僉都御史曾省吾巡撫四川伐西南都蠻平之　都蠻古瀘戎也剽掠叙瀘六縣播燒暴逞烽烟直警于蜀郊　上詔曾省吾往省吾至蠻據九絲恃天險而以都寨爲右翼凌霄爲前障自謂難

胸中有些見識能成功

蠻寨

古云游村相成誠云

扼然兵法有攻瑕者。乘其易，因堅者奪其援，誠先取淩霄。繼取都寨，勢如拉朽。以劉顯為總兵，先進，郭成副之，廼繼焉。顯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遂破淩霄，再破都寨，直逼九絲，適積雨阻攻，蠻亦恃險守死。會九月蠻賽齋，故重賽犒聚飲大醉。顯率勁兵以夜半銜枚攀援緣傅危堞，斬關直入，斬首累盡，都蠻遂平。獻俘四千六百有奇，獲酋王三十六，拓地四百里，得函牛寶鼎、諸葛銅鼓、淳于銅器以進。上因肆類禋祀，告武成焉。　劉顯東髮與蠻戰著名。蠻人言顯輒震慴。先是言官以閫事論斷罪，且不貸。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

淡然摩詰之外

并閹事逆治之。于是言者意解。而顯竟以平臺自效。以吳獄爲南京吏部尚書。獄淸操絕代。嘉靖末年。爲負定疏撫見嚴嵩雲婿。即移疾自罷。屏居南旺湖上。茅屋數閒。薄田一二頃。僅供衣食。日惟默坐一室。閱禪經數卷。客有過者。亦時或出。或留食。飲食不過脯菜三四品。然不謁客。有時遊行。惟跨一驢。或諷其矯。獄曰。吾罷吏家居。從來不用邑中夫役。欲覓輿夫。力又不能。老不能騎馬。故跨一驢。取其簡便。實不矯也。及嘉靖乙丑。嚴嵩罷。徐階當國。收羅海內名望。乃起爲御史中丞。報者以檄至。僕入白狀。獄方跌坐行氣未已。僕白一二語。但首

不答。僕不敢言出侯門外。可炷香頃乃下林。泰徵觀之。翁不更視。已而親友從史乃出就徵。至是積為南吏部尚書。士論翕然以為得人。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鑛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皐、俞夢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差。○上御文華殿講讀。忽問及 建文皇帝。人言當日逃遁。果有此事否。輔臣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當時靖難師入城。 帝削髮披緇。從間道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正統間忽於雲南郵壁上

見詩有流落江湖四十秋等句、御史覽其興、召而問之、乃知爲建文帝也、御史以聞、遂驛召來京入內驗之、良是、是時年已八九十矣、後莫知所終、上因命居正誦其詩全文、慨然興嘆、又命繕寫以進○總督河道工宗沐疏薦山東副使潘允端、移駐淮上、專理漕儲、允之、允端言漕政所以敝、由有司交兌後時、而領運者多怠事、比入河、河水暴漲、數敗舟、而北土早寒、冰易合、舟不能達、令京儲日益虧、非計也、則以期會督有司、而部勒諸官軍、以二月至淮、五月入閘、八月抵達天津、又以運軍過江領兌、多不以時、乃定議給直、永免民運瓜儀之

累于瓜州建閘以避江濤令白糧民船尾漕艘而北則與舉利便無過此者至海運迎自淮入海歷膠萊至直沽雖道路險遠風濤叵測而海運通則河不爲梗可以佐漕之窮　上是之允端決策深計備示方畧仍躬歷要害激厲將士以差次行賞衆皆感奮凡爲艘三百餘運糧十有二萬石不一月而至天津後還去遂格不行○御史郜永春劾張四維王崇古監鹽長蘆相與櫃一方之利橫暴不可制疏留中○上命吏部都察院吏科河南道等掌印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門而加奨賞○廷議欲毀英明閣戶科給事李戴奏言先帝建閣

晉俺達
兒子過河
套內長父
日吉囊

進御屏

有深意三年無改人子至情矧未大祥事遂寢○南京戶部尚書畢鏘奏言中都　高皇帝豐沛足食無策非根深固蒂之道因革之大者有六事曰清坐派嚴徵解杜預支禁虛耗明給發慎官守下部議○時俺達既封吉能亦脩貢受約束因貢爲市中國以授布官物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近邊[illegible]陲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省糧儲歲數十萬石于是召王崇古入協理京營戎政而以方逢時代之○輔臣張居正率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奏　上御屏

其房中三房、給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房列文官職名、右六房列武官職名、用浮貼、以便更換、上命放于文華殿後、
睿覽、

八月工科給事中、湯國衡奏言白蓮社會、國有大禁、今縣官先自犯之、胡以令民、事下所司、

時權璫處左道、欲引遊倖入朝、建議浮圖爲萬壽燈、給北台省相視莫敢發、國衡疏上、工部因持之、事遂寢

此與婁退之諫佛骨同功

穆考祔太廟、輔臣議禮祔廟新主、當從左門入、從之、時輔臣以 高廟在上、當從左入、武亦問于禮部侍郎、汪鋐、鋐曰、故事當從中門、輔臣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門入、不必議、汪遂俯從、疏上遂允○上御講畢、召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晏甚歡、蓋指慈寧也、是

安知一語、其言雖未必然、然亦可破俗

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上念之、上起還宮以白慈聖、即自偕往迓仁聖、過大內賞花、偕歡飲竟而罷。

上初即位、宮中內宴、仁聖上座、慈聖猶在閤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遂並坐、云國家家法極嚴、上請兩宮朝、皆設席坐前、趨於御前、跪而受茶、訖、不敢坐。即將內宴、上座、上坐東閣中、宮坐內閣、每一奏酒、上自執觴、中宮持樽、長跪而獻、仍各退入東西閣、再奏、又出、以至九奏、俱兩宮起、上與中宮仍跪請留、已乃設小座于閣內、兩宮帝后同坐、行斟無算、始為家人禮、蓋大宴帝后不坐也、宮中內宴謂之上座、先朝有奏書、宴有致語、皆詞林撰進。

十月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僖、

大臨會稽人、貌不勝衣、而識沉守介、為講官、諄諄以正心窒欲、敬天法祖為言、在吏部參決大計、所汰濁

多得當持巴實畏尤
嚴取卜士論賞之
穆宗皇帝實錄成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答巳得放而獨邑土蠻
速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肆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冠連
山驛又寇盤　六年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
外秋寇鎮嶺又寇鎮寧因命大築亭障修烽火爲備甚
具虜入犯輒大創去茲斜建州屬夷寇清河逆酋王杲
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撫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鼓
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計千餘獲牲畜無算捷
聞論功行賞有差○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預機

此旨與註僚之神上御八居正餽給欲屬其僚矣

希忠以太師位元公希孝征太保掩宮掛兩太師恭謹寫長太傅樣建香文此能以

密政務故事入閣者　上曰周某人善辯事至是直臣隨着元輔居正辯事欲夷之僚屬也四維惴惴若偪吏矣

首輔八日四維之父買指長蘆鹽數百萬而王崇古其甥也鹽在河東相與梳一方之利是時部承春惡其橫上疏參之詔勿論四維意不懌欲引疾請告然家富于財而歲時恭候居正不絕正悅之故有命

上御講筵講帝鑑圖說至宋　仁宗不喜珠飾事謂輔臣曰國君好尚不當在寶玩而當在賢臣珠玉之類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他何用又曰宮中婦女只好裝飾朕于歲時賞賜每每節省宮人皆言用得爺爺多少朕言庫中所積幾何汝等要他何用○成國公朱希忠卒

功名終蓋世之沒也不畏繁然欲光守乎國法之是守也

其弟希孝例請贈王。事下部議。部郎陳有年執爭。竟俾中旨。准照寧陽王張懋例追贈定襄王。　希孝貴用事。居正。爲係。倚爲腹心。王篆攝部。密承居正旨。竟欲王矣。驗封司郎中陳有年疏曰。令甲非有奇功異能。不得越請。希忠雖歷從不過人臣。僅僅職事。何奇異可紀而越請者。非法。遂請者不職。臣愁不敢溺職。徇非法。篆欲削籍。因爭不可。卒以原疏上居正。不悅。意旨從中。出有年即日乞病歸。

高汝栻曰。令甲非有軍功不王。魏定王弟惟中山一人。張氏三王。河間・靖難。祥符。平交阯。又死土木。其一懋也。朱氏三王。東平・靖難。平陰戰死。其一。希忠也。張四王。皆與令甲合。惟寧陽在正德中。以謝徽獲贈。與

彬寧等竊武爵欲封之爭者滿朝迄不見聽然後假
平宸濠之功不得其名至于余忠直以誠諫有餘僞
三朝元臣遂斂與與非法甚矣當時內而馮保外而
武清為之左右居正居間左提右挈其中有說世莫
得言
之者

廣西懷遠縣猺峒苗叛副使沈子木率府江戍兵討之
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級俘其酋募府上功賜白金
文綺以賞之　縣居故無城廓有馬令者奮欲城之諸
猺恐遂殺令以叛子木往討時兵已及瓜皆散去賊甚
張子木駐節融縣潛約府江戍卒扼其衝募設方界倡
勇敢之士鼓行而前遂大破之

十二日左都御史葛守禮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河衛之不
治，由沙之
難，慢入渠
然以小坊
大以私營
公河故道
之湮由于
戰國專利
之士來識
之者傷哉
甚言之矣

守禮，山東德平人，秉直，沒素不爲請崇，立朝辭引，國事，書否，徐以數言，析群議，嶅然中立，不隨人俯仰，滋衆，如爲敍言，如行，有古大臣風焉。

南京兵部尚書劉應節，因漕河梗塞，輓輸不繼，請濬膠萊河。上允行。○以陝西參議李學禮補山東參議，協理膠河工程。上疏曰：嘉靖中副使王獻按元故績，鑿馬家壕，通淮船，建閘埧，以時蓄洩，導張鮮白現諸河助之，功垂成，而以陞任未竟。今商船淮安由新埧經安東靈山以達麻灣。麻灣新河南口也，昌邑由海滄直沽達天津，入會通潞河。海滄新河北口也。按廣輿圖及新河議略，麻灣至海滄則三百三十餘里，非若滄海千里迂迴

故河者天雖之大中國之經濟米穀以巳爲險之也

也。下拔三河。上拔三山。海潮出入。其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強決細流以諸水也。自元迄今。岸不崩。沙不淤。父老傳爲銅幫鐵底。因勢疏濬。一勞永逸。非若黃河衝突迁徙不常也。但以馬家壕底石。與分水嶺隔耳。馬家壕已成渠。功十七。分水嶺地勢雖高。亦有河形。當深濬者三十餘里。量濬者一百五十里。潮所及處。修岸立閘可耳。夫難開石工既成。則易濬土工宜舉。我 朝初浚會通河。積素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遠。深惟國家急務。建大工不計小費。況事倍功半。安可棄之要而言之。有三利焉。不犯大洋風濤之險。千艘徑達南

慇嘗慨天半方萬事玉以避河神而在下之臣郎國以行其當貴之術則天成金功之橋檝在繼功之間块天甚矣故曰難在任事之人

北要道。諸峯悉從此轉輸其不便海者泝會通河以入。則漕河歲運可分即一路塞而他路自如利一也登萊斥鹵。因卒汗萊。民因數道其課通運道則商賈懋遷無集仰流。天下大湊資生多方地日墾藝利二也。淸卒無事。講習水戰可以禦倭制遼海利三也天下事無不可爲。難在任事之人夫王猷非前事之師耶疏上報可此膠故元所開運道曰新河學禮爲州守時相度經費以其策干當路稍傳之朝宰臣奇其策教然必行故從陝西調之山東以佐司空事及將有緒而忌者機之寢不行。輔臣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爲書三冊首敘分合沿

華之處次具境域險毅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

上命留覽發答

乙亥萬曆三年正月編脩張位請申飭史職一議纂修責成一議史臣侍直一議纂集章奏一議紀錄體例一議開設館局一議謄錄當管一議補記註 上允從

獻千里馬

西域獻千里馬養之邸中禮部以部複却之

千里馬通天方國所獻青驄色鹿頭鶴頸耳如竹筴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閑逸步之捷飛鷙旋如風○一驟竟日千里○

高汝試曰遠人慕義從萬里獻馬復使持去似為朝廷惜償馬之費意必怏怏○不如以歸青却之而償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略相當○不則受之以付北邊為候騎可以示西域不貴其馬以折其心○又于朝廷之儲無損而事亦兩益云

俱採之不敘皆非之稱也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事下部、工部尚書郭宸、援世廟章聖皇太后册家玉田伯蔣輪例、擬折銀二萬兩、上嫌其薄、部力持、遂如初議、

陳仁錫曰、皇上孝事聖母、篤厚外家之心、從優錄處固無不可。但其在無遺、而必事之以禮。恩榮兼形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而循禮守、乃可久。越分之恩、踰涯之請、豈所以自保哉

五月、遼東總撫張學顏、報稱遼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寧前、請兵請餉、急于星火、上詔輔臣曰、虜寇猖獗、深以為憂、輔臣張居正對曰、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究其情、既而薊鎮總兵官戚繼光、備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蘇撤兵、兵部復遣人于宣府

探西虜背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詐絶無影響云

吳楨曰兵家之要知彼知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偏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度則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故不以虜之來不來爲憂喜而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可慮也

戶科右給事林景暘上聖德十二箴　上嘉納

兵科都給事中裴應章奏虜勢方熾長昂諸酋衆大犯桐馭緩急宜中機宜下部知之

六月雷震端門鴟吻正畫地震河南道御史傅應禎上言三事一曰存敬畏以純君德二曰寬賦稅以蘇民困

高汝栻曰
春秋誅亂
其大手筆
笑而哀焉
交之鬥爭
不過者天
皇帝所不
權閹鬥傳
不略評此
之臣火焉
王于存宮
而天災令
引之則溺
官占必不
足信附人
兵天之罪
人而江陵
之處黃楨

三日禮言官以開忠黨中引王安石三不足擬之又請貸錢數萃用言官趙參魯余懋中、命下錦衣衛杖考戴輔臣張居正上章申救已而杖之遣戍于定海先是應楨草開不過微文指斥未著張居正姓名　上亦不甚怒及左右以居正之指從旁激之目爲誹謗云時居正方操大柄威懾天下下刑部問狀居正陽爲申救陰實恨之僞書王崇古以當罰金贖不從故戍之三不足之說其語似倢之矣而請貸錢于暴短所舉用者又皆犯其所忌應楨至戍所八年始召還

高汝栻曰王安石欲假息以固寵雖天亦其所忌而孫李其可畏之勢若論江陵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

其變以之是深天下皆責傅而壯御史給事

不逮矣。郎署擊李天臺，諫欲上公疏往論居正，正因
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證也
奏給事徐貞明、御史李楨、喬巖、杖二級，補外任，傅應楨
杖日，貞明等徒跣、闖入獄門，營護進藥粥，遲者以聞。江
陵傳旨詰御史給事何得闖入禁獄，貞明徐應之曰，應
楨直臣，臣等知其無罪，故左右之耳。居正怒，明日，旨
下，皆謫于外。○例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職為民
居正念御史在外，驕傲，往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折之
一事不合，詰責相隨，初令其長嚴加考察，以故給事御
史，雖畏居正，而中多不平，抗勁喜事者出而劾之。懋學
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為諷己，故奪職。○玉杲斜

大約權臣試欲行主權必先樹威以折百官之氣一時御史給事皆被陰

撫江陵之 亦路人 之矣

盜邊副總兵曹簠禦之杲走東夷長王台所曾簠厚市夷賞諜杲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勦杲佯以蟒掛紅甲授哈納脫走將校士蠻會撫順關貢市夷急購杲乃走寨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溱宣諭台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誅杲　時台官已都督詔賞加一品勳階吏部擬上加柱國傳貴竟授以龍虎將軍秩二子並進都督僉事　始杲以數寇罷市賞詭名科勺來貢至是邊夷戮杲　勅十八道中科外即杲也　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剌等江南盡濟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

居正不足避怨正欲報怨卻來于人言故除將其際耳

二臣皆直何彼一言何嘗權之

高汝栻曰時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慨夫蠻夷之長即儼然稱公卿殊褻一朝廷之體而彼又不知爲何官也龍虎將軍者於卿無此官以蠻夷彼以其名狀必甚自喜而于名器無損人之謀略高下于此迥然

丙子萬曆四年正月、上御文華殿開講、召大學士張居正問曰、傅應禎以三不足之說誣朕、命廷杖、先生何以不肯、居正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 祖宗法度、朝廷紀綱、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居正奏曰、先帝臨終、以 皇上付臣、臣受 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上曰、昨文書官持本諭閣、二先生何不出一言、想也是避怨居正

批亂又曰與臣不同分明炳然其僞矣洞照如神

奏曰二臣皆臣所擬以事　皇上盡心為國决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况此皆臣之責。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說應楨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楨但有母無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救一二　天顏始霽。詔杖御史劉臺一百謫戍極邊尋釋之削職為民　劉臺張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主事改御史居正方倚以為德臺與居正寖疏遠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方按遼東疏其贓横十餘事因糸次輔張四維吏部尚書張瀚盖應楨所糸詞連袞職臺直論二相不涉乘輿。　上亦不甚

陸樹聲松江人

欲覓之居正上疏乞休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　上下
御坐以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爲逆臺竟其獄以謝先生
于是下臺詔獄詔杖一百編戍時物議頗咎刺居正不
自安陽具疏爲解得不杖奪職爲民居正心實恨之後
竟置之死○禮部尚書陸樹聲稱疾致仕樹聲登第四
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罷閉門晏坐焚
香啜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自其爲庶吉士移疾還
其後告滿詣闕嚴嵩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
尤重世蕃知樹聲無所挈第使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
當以翰苑予之樹聲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惟

公所置遂不往謁學士張治樹聲之座主也爲解于嚴
嵩嵩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庭張曰蠢人不足較乃令出
試以南宮首舉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張治憂
之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兩使人持候嚴嵩門下
使使召陸吾爲汝謁可往見相公一謝陸從命往張治
又使同館嚴某介行至門張使侍金幣者以刺授陸使
自爲獻陸大愕嚴告之故樹聲不言懷刺而入一揖即
出終不出刺嚴嵩出送見門左持金幣者問曰此誰所
具樹聲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嚴嵩大恨樹聲授職未幾
又以告去數告數起歷兩雍南部 萬曆改元以大宗

起居之設有益于君德如此

尋召還至是與內閣論事不合後稱疾致仕去

高汝伏曰惟公在兼存當倒時又同年同鄉事落落穆穆無所附麗其人蓋可知也歸請數十年間海內清望必以平泉先生爲第一

是禮部侍郎馬自強爲禮部尚書馬自強向爲講官昔高亮 上退講畢至幄後責時稱善及推禮卿 上遣中使問閣臣尚書可兼日講否閣臣具言禮卿職任繁重不能兼遂已〇三月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人日直起居御門早朝史官立于螭頭之下 駕出御從 上一日還宮偶有戲言顧見史官遽外閤之自失曰莫使起居見見則書矣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上以　成祖御製駿圖、騎虎手卷各一幅、賜大學士張居正、居正于四駿圖題詠奏之、而藏騎虎手卷于內閣、

上悅、以白金賜之、

六月、以應天府尹吳文華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時昭平賊首黎福庄父子聚衆剽掠、挑李康歐鳴鸞求購賊、刑挾至、供釋之、華若佯爲不聞者、會督府徵師討羅旁、兵盡東、陰留三千、屬裨將韓文啓掩擊之、斬福庄、乘夜攻下五指、白昇諸寨、斬首一千三百餘、隨招撫余黨二萬餘、即其地建營堡二十一、得田二萬六十有奇、授之新附及諸戍兵○總兵戚繼光重脩三屯營城成、

三屯營在遷安縣南百三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綰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舊城殫湫而隘府有垝垣爲截殺營即移鎮府所芟也間有闤闠徂無城守且屯戍非土著兩防罷空營以行去遵化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以之隆慶初繼光膺總理之任經營六年次第就緒會以郎位部增飾遷城因得請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置衛增營繕建公署次年復繕舊城以備睥睨凡制甚具贊後不復云○浙江按察使李攀龍卒攀龍嘗爲陝西提學鄉人殷其朱延撫殷以刻畫名尤慢傲嘗下檄攀龍不悅移病乞歸殷因留之入謝請曰臺下以一介

戚國用將才其建置自有益于國家

此等人不必有入焉之傳

潛消出塵胸膛之相

來命。不則尺牘相屬。無不應者。似不必辭也。故愕然起謝過曰。豈我重去官耶。不待報而去。後起浙江總憲。未踰年。旋即歸家。居悉取冠帶焚之。客至。敝褐衣一襲執坐無交讓寒暄諸禮。以是得脫傲聲。客非同調。即終席不交一談。足跡不入城。每苦吟。倦。悶策一蹇。一蒼頭騎從之。環山行數匝而歸。率以為常。刻意為詩。詩可追踪李杜。無子。萬曆己亥。歷城令陳采為請所司。擇宗子為之後。給官田以贍其一妻二婢云。重修大明會典

會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萬曆四年。題 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

時居正當國簡刑省節儉有餘

其條例大約出洛陽條例之手

高汝栻曰大明會典一書何一事不備何一法不載何一時不可遵行此我朝二祖列宗不刊之鴻謨然之一世子孫所製述故寧株守太過無寧變通融之議謀更一尚論古史尤足以見會典之可以平四海準萬世而無弊說者曰近來時務事更宜增重加修訂恩以一時政不必修訂也此書增益于累朝之請勢裁定于神祖之初年令除不刊代亦未遠凡今日所見行與典制小有不同者大都洛陽之斷非皆功令之應改備或以因仍廷就之便稍加筆削其斷則成法應不可易將移寬將但能力仍貫自有百是而無一非也矣

七月歲大稔下詔賜民田租升　命歲久重賦處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　閣臣張居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分之三　上從之　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簡大都

馬價金，而民間復苦輸累，上下交病。若元改折，則實公帑、寬民力兩利之道也。○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令民以其價納太僕，積銀至四百餘萬。

北三賊橫恣廣西，巡撫吳文華討平之。北三者，柳州賊巢也。聚黨萬餘，慓悍善騎射，數剽馬賊，諸將畏縮，無敢嬰其鋒。文華曰：賊強而負罔，宜銷散，毋與力爭。適河池嘯亥有警，遂遣卒七千餘，俾參將王瑞等往勦。既得捷，仰馳檄諸將曰：吾名攻河池耳，意固在北三。今河池捷，北三謂我兵疲且休矣，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道進，賊果不備，連破七十餘巢，斬首四千八百，獲俘

聲東擊西，亦何其不意耳。文華進乎知兵。

稱是貲文華舉事時謀甚秘不及聞于督撫督撫江陵私人也遂薄其賞事聞松賜金幣錄一子入太學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留覽○上命沈原任僉事隋府下之獄尋宥之 隋府以殘暴撓官里居横甚其授業師某為邑丞年八十餘府欲謀其產致之于獄其子上書訐府不法事 上覽疏怒甚使中官問閣臣曰人之為惡至于如此且辱其業師大不可容其逆之下吏輔臣張居正復奏以府罪固不可恕第怨家之言恐未必實且訐告之門不可輕開事遂寢府為臺人四維之門人也

此言最中今日病根奈積習之牢不可破耳

山東巡撫某奏昌邑令居官貪鄙、竊帑金、及遷官去、道中推吏卒金、上命逮治之、 時上覽疏、持示輔臣、且怒笑曰、道推吏金、與盜何異。張居正奏曰、方今法紀初肅、而貪風不止。若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生、須是官不要錢。 上曰、先生言是、昨覽其疏、此人還是進士出身、何其無恥如此。居正奏、此人惟自恃進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後 皇上用人、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其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僚、亦當顯擢、若貪贓壞法的、雖高第貴遊、亦當重處。 上曰善。

丁丑萬曆五年正月工科給事中顧德嶂奏言遊觀查盤廠庫請革所撥冗員、上諭見差內官免革以示之繁簡欽定二十五員遇缺差補軍伴三百名應役餘悉革者爲令○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脩曾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

嗣脩居正子也名在二甲第一上啓姓名拔置一甲第二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賜輔臣以下纂修官銀幣數爲有差併晏禮部○部脩慈慶慈寧二宮旋罷之時輔臣

兩應按民田以肥瘠定稅則其兩役及他賦欽符以稜錢糧平北江南條鞭所由始也

言而官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樂聖母。不宜時謝衆望。令羣臣責有煩言。 上入告聖母。因得罷。○戶科光懋言賦役之法。以賦屬之田。以役屬之人。夏稅秋糧因其地爲等則有三壤咸則之宜。至銀差則顧役之遺也。力差則力役之遺也。論戶丁而籍之。謂之均徭稽籍定役。無與于田。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貧富。一例攤派。甚將銀力二差與戶口鹽鈔并之于地。而丁反不力與焉。商賈享逐末之利。農民喪樂生之心。于民甚不便

高汝栻曰。陸贄論兩稅之立。惟以資產。不以身丁。不悟資產中。有藏于襟懷囊篋。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場圃囷倉。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而終歲無利者。豎什計算耕。宜其失乎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

武清一木譏老鄙見士大夫望畏不敢作威福光汁陝善把持之○河中上究二太皆智與精微而上究尤爲呼武而夫人爲敢與之對

者恒脫于征稅輒不業而棄居產皆因于欲求此乃藉之爲奸數之避役力用不得不然則用不得不閱此數語可謂盡所說之委曲矣所說之法郎今之係鞭條鞭以地產爲率而不計其貲故農田商賈此疏與宜公所陳大略相似

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僦人多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以聞　上命取軍士所支布驗之果紕繆不堪　太后怒甚　諭內閣欲革武清爵　上御講筵亦召閣臣言狀張居正力爲營救　上乃止太后召武清父子立于官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抵舍人于法武清父子服罪而出○御史郭思極言江南運道梗塞請開練湖以通水關孟瀆以通丹陽奔牛呂城二閘以待運○以兵部

矣以是得
再起云

尚書凌雲翼督撫嶺西時　羅旁諸徭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鸞江急峽飛岩斷壑諸徭窟穴其中與浪賊黃德祥等轉相寇掠蔓延不可撲滅于是賜璽書以雲翼往師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夷山摧破諸巢凡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有差○輔臣請　聖母裁定大婚吉期　詔以次年三月內擇吉行禮○上奉太后慈旨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閣臣張居正諫曰春生秋殺天地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霜雪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滯

參明王者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殺伐今歲不決將來亦拘坐理與其瘐斃于獄而人不知何如懲斬而申法乎　上命照例行

閏八月徐州河決宿遷清河桃源兩岸多決淮爲河逼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南大壞○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構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剿儂寇乘之兩致我師應龍去繼任者爲王凝計擒元惡撫處殘僕亂定詔戮守廉傳首地方○俺答投書甘肅撫臣乞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不得籍權于虜請量給供佛茶百數㪚以示恩○上手書洪範一篇潛玩

勃字考當作去聲惡一字何足深論乃江陵嚴至之成有求責之酷于屢見矣

張居正指字句仰叱上一一了徹應言如響上在講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誤作背字居正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上宮中或時與小內侍戲見馮保至即正襟危坐小內侍侍上戲者保常陰罪之故宮中皆憚保上有所責罰非出保口毋敢行者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親暱稍短保于上前上以大后故不敢然心恨之

高汝栻曰時江陵用事與馮保相倚共操大權于君德夫侍不不爲無益惟憑藉太后挾持人主束縛鈐制不得申縮主上聖明心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不可救世徒以江陵推折言官侍切政體爲致禍之端奪情起鬩二子得第爲得罪之本因皆有之而非所以敗也江陵所以敗者惟在操弄主權箝制太過耳

九月封少師張文明卒、文明居正父也、訃至辭朝、
上御文華殿西室、居正墨縗入、見涕泣叩辭、上亦爲
之改淚、旣以手諭宣慰、遣中貴慰問、視粥止哭、絡繹道
路、帝與三宮賻贈金幣麻絹油炭甚厚、于是居正上
疏請乞守制、御史曾士楚、給事陳三謨、上疏乞奪情視
事、事下所司、居正之妻、上亦未嘗有留之之意、起于
其同年李幼孜、倡說詞、謂上冲年、不能親萬幾、不可一
日離相公、何忍舍而去、遂以奪情之說進、于是居正之
心始惑、大臣倡台省繼之、保爲內援、于是夜深也下二
鼓、特旨從中出留之、內豎將司禮之命絡繹、且受意于

輔臣位居天下具瞻必正己而後可正百官正萬民安可以不孝倡乎

居張二輔引奪情例以聞天語慰留焉。

高汝栻曰江陵之去古今寵遇一時相傳不知比賈似道故事也似道乎稱尊禮至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王避席月送殿庭姑坐已而稱疾欲歸人王涕泣拜留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視範禮過亦累相似至尒太岳先生又過于往代矣嗟夫君上寵榮出于迫責大非人臣之倫有識之士。以為倣不以為榮也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光芒竟天狀若練氣成白虹下詔百官修省

大內火○大學士張居正疏請暫避諭旨青衣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從之

上命司禮監魏朝借居正子編修嗣修馳往代司喪迎

士人小史賢長有律况大臣乎鄧□□溺之臣有非例可稱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未去之謂見吳趙諸脩得疏出近觀禍不至罰罷者轉則此耳

其母來京侍養、輔臣張居正留京守制、先是居正辭疏云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踰一二日。卽平章幾務于苫塊中、欣然無哀戚狀。編脩吳中行竊其意、杜門草疏欲上、而檢討趙用賢與脩撰沈懋學時過學士王錫爵所、慷慨歎嗟曰、波流溺狂。砥之障之。豈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望風承旨聯名乞留位九列者後四出。嗁其長爲倡以效之。于是觸目激衆。各有伏闕上書之意。趙用賢歸草疏。疏成。姚轉開曰史臣無言責。枯侯有先發者。以明大倫伸大義足矣。于是過吳中行。抵掌譚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微洩錫

緣其私情害全其大體小人以圖一時獻諛不顧名世綱常淪之倫先於之所論發之論於乎一槪八座於何者是以爲此論病也

中行用賢予居正有倡鄉之公

爲痛憤語。沈懋學乃貽書居正之局親雅相善者。爲江部尚書李幼滋曰。師相之歸宜决。臺省之留宜罷。幼滋答曰。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師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者。本朝惟新建可與言。羅朱正不逮此耳。用賢嘆曰。臺省有疏。則臺省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教而起者。詐與中行遂出前疏相示。用賢亦出袖中疏閱之。且請其計曰。此所謂嗜笑之怒。甚于毆罵者。君能置死生乎。不能則不可爲。中行頷之曰。齋心舉念時。業已辯此矣。兩人涙潸潸承睫而別。十八日。中行書首上。即過居正所投揭

或者所以嚴正不撓之忠無屈之義也

偃然病莽也不自適肅必于厘天民兆所惡者亦以邪是非覈物求推移皆古倫也耳

帖揭帖入文之傳語曰、這本不要上、中行曰、業已上、傳語曰、既上、復何言、同家候旨耳、中行曰、這本替老爺除乞恐　朝廷怒耳、豈意老爺怒、左右作揶揄以退、中行中行復過學士王錫爵、禮部尚書馬自强處、各投揭帖、益學士院長、宗伯館師也、錫爵曰、我已籌之、恐不止于無官、當有罪矣、時已薄暮、自强接揭、函索燈讀之、拊掌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負媿、我與典禮之宗、不豫聞、特以地位相逼爲嫌耳、遣侍吏入記室、取左都御史陳瓚刺來、刺云、師相之事、公卿乞留、宗伯亟倡之、瓚入、慎勿遺我、胙瓚年已望八、病甚、請休沐、已又自處、因書刺

心死一言說者洞悉

曾士楚劉瑊等皆公議所耐私淵發至情而但與論已痛亡習且歎劉是之不明未而所正後為此言



尾云此老之病必不起矣以其心之先死也來以歷歷著聲今若此古云蓋棺論定信哉因顧中行日我之情見乎辭矣十九日越用賢之疏上二十日中行借用賢同赴闕俟罪二疏俱留中不發時以星變火災建言件刑知必有繼起者故稍待耳居正之怒甚盛拘翻儲劉臺入幕索之日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厚望望其為伊周何乃做一个羅一峰便了他一生羅一峰有甚好處要學他繼之者有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名可乎昔又有劉臺者是誰瞎眼取這等門生奇多許盛劉臺因推吳趙所薦之爾若好名不宜以座主為餌中行日不敢

豈同意識言者多而以特迎逢合之者焉甚耶

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座主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師相豈以訓戒戮辱以稱朕人人固有視死生如旦暮者王錫爵知居正怒合翰林自宗伯而下數十人求解居正非不見錫爵乃從趙孫次曰本衙門兩生狂妄望老先生寬宥居正曰既留中我不得預聞恐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居正忽屈膝于地舉手索刀作刎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錫爵大駭遂趨出二十一日中行用賢廨杖于東長安都房兵番潚已陶宿居正家僕門隸變衣裝伺察者旁午道路以目

四君子承
爲大理民
罪斗原不
得罪于名
教者不得
罪于
朝廷杖譴
辱亦榮也

天亦爲怒
聖非常

逈聽矣。復有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共上一疏，將
居正亦彷徨，遣家騎走卒伺探諸曹中稍涉形影，逐屬
其所私客慰諭以阻之。家人游七、徐爵往來密勿，消數
十番而罷。始狀者屢易屢重。初傳四人皆杖戍。後 旨
下，兩刑部杖八十，遣戍；兩翰林杖六十，削籍爲民。是日
都人集長安道者千萬，朝房監不能容，至壞檻毀欄而
入。晴熱中陰霾陡結，天鼓大鳴，條驟失光。兩翰林辭色
從容，笑而入。兩刑部被有詐詈籍，杖畢，兩翰林曳出至
長安，以板闔舁之歸。兩刑部加鏁鋃，且禁獄中，三月始
食發戍。中數數，兩神人語云，此天地閒正氣，天地閒正

氣云。時侍讀趙志皋、于慎行、張位、李長春、田一儁等，各有疏救之，奏寢不入。吳趙僦寓都門外，有公卿往慰勞者，邏卒飛騎一一記籍之。嚴衛之命，限僅二日，要劃去。居正已襲冠裳于衰絰，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未幾衣緋懸玉，與吉典矣。

時庶子許國鐫玉杯一，以贈中行，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爾器。鐫犀杯一，以贈用賢，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刳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

都中有謗帖揭之通衢，云：科道擧狐擡尾，翰林雙鳳鳴。又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行道始全。壽文能薦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肖，于我定須傳。

高汝栻曰：拔事關臣有喪，同館輸一人治之。時中行在事，察居正哭之不哀，心薄之，反繙旨奪情，心愈憤

因上疏受杖，杖畢，血肉鼻面皆黑，山郁烈，明日息猶奄微也。遂奏中齊扶醫手，投一七始蘇。用賢體肥而性激烈，杖後，潰去肉數十臠，大盈尺，深入者寸餘。及愈，竟空一股云。其妻味恭人，臘而藏之。後用賢選事嫉惡，輒懸所臘肉示際。閈人出游河，妻子流離，行李零落，病以蔽捷，寒燈破壁，形影相吊，至吞河，偶遇嶶賈張文憲，遙延感摩，傾爲閈旋，好得鱗居三月，歷衡之兆，遝猶不已云。

罷吏部尚書張瀚，以王國光代之。初，廷推瀚，瀚名第三。上越次用之。張居正自以爲德，希瀚報，奪情事起，遂微中旨，風瀚留居正。亦自爲牘，風之，使留己。瀚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郎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勿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諧三尚書，容勝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于是有部切

責詞瀚奉詔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互惴慄各仍係
留之議瀚樹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並値怨嗾臺省劾
之以爲昏髦勸令致仕○觀政進士鄒元標奏言亟勅
輔臣回籍守制事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
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盡舉姑舉其著最者
一曰進賢未廣二曰决囚太濫三曰言路未通四曰民
隱未周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況無利社稷者
此而可留耶臣伏讀聖諭曰朕學未成志未定先生既
去前功盡棄　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今居
正丁憂可挽留之脫有不測　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

贈投兩論林世元標懺疏而立于庭旁觀受杖切齒指足俟杖畢而上疏從兩日後杖于庭如南刑部尚

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自爲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曰奪倖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耶至　皇上大婚大禮也居正以被絰非人欲雜其間何心哉益誇示後人以居成功耳且言今月上疏留輔臣者曾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　朝廷乃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出論及身服獬豸心同犬羊可勝言哉疏入命杖八十謫戍貴州都勻衛

任袁華曰國家自閣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知怪浮羅一將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

此大有關係文字。吳趙二疏以綱常二字爲主。反覆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皐疏。則入江陵他事。而大意亦與羅一峯同。

南京御史朱鴻謨劾輔臣奪情。申救廷杖鄒元標等。嚴旨切責。勒令罷歸。鄒艾諸臣廷杖。鴻謨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其妻數使女輩晉食不御。內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年衣幾何時而忘耶。鴻謨曰。毋多言。死矣。遂草疏申救。詞甚委切。江陵欲逮治。會有中解者。止罷歸。

戊寅萬曆六年正月。禮部請舉大婚。詔以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副勳臣授冊遣聘。○戶科給事中李淶

觀此三諭、則慈聖於神宗之嚴與於閣之甚無默不來

疏言、大婚吉禮首輔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命、不允、先是居正以有服不與 慈聖亦疑之使中貴問曰果難易吉乎、居正艴其事、乃曰 國之大事孰有重于此者。且受 上厚恩即令赴湯火不辭况暫時易吉耶、于是被紫橫玉以出矣、淶疏上、居正恚甚、命吏部處淶等補按察司僉事以去 ○ 二月、上行冠禮、

三月大婚禮成、加 兩宮聖母徽號仁聖加懿安慈聖、加昭文 慈皇諭內夫人等云說與夫人牌子知道我今還宮 皇帝皇后食息起居俱是爾輩奉侍、務要萬分小心、督率答應的并各執事宮人、勤謹答應、不可斯

聖旨須遵傅姆 皇帝皇后以遵道理亦須從容諫勸勿從臣下所誘以致敗度勿得搆造他人是非瞞罔報復恩怨如有所聞罪之不恕又諭內臣云說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等知道爾等俱係累朝耆舊老成重臣馮保又親受 先帝顧命中外倚畀已非一日但念 皇帝幼冲 皇后初進我今還本宮不得如前時時照管賴爾等重臣萬分留心務引君于當道志于仁義倘一動靜之間不由義禮須要一一諫勸務求納之于正勿得因而順從致傷聖德爾等其敬承之○泰寧衛酋速把亥窺盜遼邊累歲不靖總兵李成梁屢次出塞捕首虜是月直

搗劈山去邊三百餘里斬阿丑哈等四百三十五級○
上行嘉禮遼東巡撫張學顏大捷奏至敘錄有加○原
任禮部尚書萬士和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恭

士和廣陽人嘉靖辛丑進士通籍五十年特以耿介與時枘鑿家貧者居半在公宜以藩臬去在新鄭以鄉二去在江陵以宗伯去論者以爲難進易退得大臣體焉○

三月大學士張居正乞假歸葬從之遣司禮監張宏供帳郊外以餞百官班送于春明門居正既辭朝　上召見于平臺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恐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
皇上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

上亦爲之哽咽墮淚，因辭慈寧宮。皇太后復以銀八寶六十兩賜之，慰諭有加。命尚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使史繼書護送，以一月爲期，範白金爲印，記曰帝賚忠良，賜以劍得密封言事，共行也。原以奔喪，恭用皃體。有司餙白羅傘幰，執事輿臺胥吏之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兵器列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于是復率易彩稍一新，費復不貲。

按二司自[illegible]部，部宗院庶叅有跪至朝房私第及驛傳迎送，則維長揖而已，閣臣雖尊貴，兼跪禮。江陵所經省分，二司迎而跪者十之五六，意猶未慊，還朝先遣牌諭大尉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照見部禮，于是無一不長跪者，壹使越界趨迎，眾郎身爲前驅，約束吏卒，于頻餙廚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眞定守錢普所

創前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旁翼兩廡各設童子而左右侍立爲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人舁之始至州邑歌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普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僅得一飽耳守遂

超擢巡撫

以馬自强進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爲東閣大學士○以梁夢龍爲兵部尚書李幼孜爲工部尚書殷正茂爲戶部尚書王篆爲吏部左侍郎

時遼東續奏大捷 上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且召還朝居正具疏以母老不能冒暑請俟秋涼上道于是內閣兩都部院卿寺臺省上章請趣居正

上遣錦衣衛指揮崔汝敬馳傳往迎而令中貴侍其母

以秋月取水路上至期居正就道汝敬先具疏聞
居正過襄陽襄王出候邀宴具賓主禮過南陽唐王亦
如之○五月大學士張居正奉旨還朝居正既抵郊外
上遣司禮監何進宴勞于真定寺口 諭先生以午入
郎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質明見兩宮亦遣大璫李奇李
用宣諭 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菓醪醴百僚復郊
迎以次日質明入朝 上延之慰勞且訪以途路所
見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狀款語良久仍賜銀幣羊
酒新鈔于休沐十日而後入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高拱卒拱穆廟初出裕邸拱爲講官斯時兩宮雜處譏

拱當嘉隆之際庭面方剏之別識方劇另此樹想殷乃其所以瀕于危耳

言肆出拱周旋邸中竭盡心力者九年及拜相慨然以
以天下爲任最有利社稷者莫如處安國享與俺答封
貢二事第其氣英鋭勃發議論鋒起而性迫急不能容
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迕觸之輒奮張目怒視惡
聲繼之即左右皆爲辟易嬰視百僚朝登暮削以故貎
嘗忌其柄權同官肆其齮齕幾蹈不測當其歸忽忽不
自得用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策蹇敝袍或從十
餘騎遊獵笑傲自王大臣之獄以後驚成疾而卒時乞
䘏典保尚不肯予居正懇恳止給半葬猶列其過于祭
葬後二十年上念拱嘗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

太師，諡文襄，廕一子尚寶司丞。

許直熙曰：拱之卒，其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卹與，因齎予金器物獻江陵，江陵郄之，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兼所愛惟此器物，無予孫可遺，謹以獻相公，相公見此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與卹與下。

高汝拭曰：與化誅，公既去，衛居正與拱在朝，兩人相得甚歡，後新鄭修徐文貞舊郄，嘆言路追論不已，下其諸子於撫按獄中，文貞求救于居正，居正從容為之言，拱心動，稍緩其事，而容之交構于間者謂居正得文貞賄三萬金，拱信之。時拱無子，居正子而且多，拱戲謂曰：造物者殊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爲衣食憂。拱正色曰：若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詞甚苦。新鄭曰：外人言而我知之耳。以故兩相疑，而客從中入，禍自此生矣。

八月，司禮監魏朝奉張居正大夫人取江路真州上將

抵京、上遣司禮監李佑郊迎、與魏朝結騎先驅、鳴鼓角、列旗旛、橫穿御道而過、上復遣中貴賜金累絲珍珠首紅寶石首飾、雜色蟒綵帛羅凡四襲、白金百兩、所官之賜尤厚。少傅吏部尚書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十月、擢徐爵為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事。徐爵、馮保門下筆札人也、遂高拱諭、疏其所撰、居正既擢用之、又使蒼頭游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

高汝栻曰、咸通中、路巖為相、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言者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邊咸者、巖之親吏也、如今江陵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贍一軍二年之費耶。又元載為相、有主書卓英倩竊權用事

士之求進者非得其傳無由自達其案貲可數于萬
中書省吏謂之堂後主書最爲親密此輩外挾宰相以要士大夫內挾中貴以鈐宰相一時不得則血脈不通政多阻格今日徐階正其人與

宗藩事律要書成穆宗令各親王宗室　嘉靖末徐階執政李春芳在禮部患宗室日煩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祿而有司裁抑未必中程相與計議爲宗藩條例書未成階與春芳皆去位至浸改勅禮官著爲令典宗伯潘晟定宗藩事律徐學謨定宗藩要例於襲封婚姻子女名數祿賜之屬嚴爲之限凡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嚴或擬議不定或一事而一予一奪或一令而旋止旋行或事與禮

外錯。窒礙難行。或情法乖張。輕重失當者。皆釐正之。

高汝栻曰。如樂戶樂華。則減削太苛。如親王故絕繼封。未必皆親弟姪。如郡王初封。封有帝孫王孫之異。房屋一槩停給。則親無隆殺。郡王墳價停給。則恩卹無大濟。郡王故絕者。不襲而葬華者。得與將軍中尉無子者。許選繼室。而王未有子者。不選繼婚。庶人名叔五十不而罪宗乃七十。則恩紀失倫。種種未妥。各釐正。書成。諸王有見而感泣者。

能禮部尚書潘晟。而以刑部侍郎徐學謨代之。

學謨嘗爲荊州守。居正編僚時。爲德甚厚。故居正在政府。起之田間。凡四遷。躋是職。自弘成百餘年來。未有禮部不由翰林者。世宗朝惟席書以議禮當意。出他曹。廷言路攻之不止。學謨之擢。無敢出一言者。其威權可知矣。

○大學士馬自強卒。贈少保。謚文莊。自強山西同州人。在政府數月。弗克大展。寫諸官時。上殊屬意。他人莫敢望焉。

三朝輯紀一卷終